

※研究動態※

廣東學術文化遺址考察記

吳銘能 * 記錄整理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組織廣東學術文化遺址考察團，由研究員林慶彰教授擔任團長，成員包括副研究員蔣秋華、助研究員蔡長林、博士後研究員吳銘能、經學研究室助理廖秋滿，以及東華大學中文系車行健教授與吳儀鳳教授，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七日上午搭機啟程，經香港抵達廣東省廣州市。甫下飛機出站，廣州大學法學院政管系的程潮教授（現在中山大學在職進修博士）與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張俊峰先生早在機場等候。學界友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吳仰湘教授於六月十六日下午已先抵達，香港浸會大學陳致教授與盧鳴東教授兩人亦於六月十七日中午抵達。眾人在中山大學會合，下榻於校內紫荊園賓館。次日，開始為期五天的考察之旅。以下是此次考察活動的摘要與心得，寫出以饗學界同好。

需要說明的是，本所研究人員楊晉龍教授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發表〈世紀之交廣東學術考察記〉一文¹，對於此次考察活動的撰寫，提供很有價值的參考範例，其中有孫中山文獻館、中山大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長興學舍遺蹟（萬木草堂）、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等地的介紹，鉅細靡遺，精采可讀，使得拙文可以不必在這些地方再重覆著墨。由於考察報告將來將集結成書，拙文撰寫本諸「詳其所略，略其所詳」的原則，這點請讀者見諒。

6月18日（參訪梁啟超故居紀念館、陳白沙紀念館）

此趟考察活動，為了爭取時間上的經濟，租了一部十二人座巴士作為交通工

* 吳銘能，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博士。

¹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1卷第2期（2001年6月），頁141-187。

具。開車司機是位二十餘歲的年輕小伙子，路況熟悉，駕駛沉著穩重，細心又認真，我們對其敬業精神很表滿意。

上午八時十二分出發。車行四十餘分鐘，途中路過「橫沙」，腦海中憶起《陳蘭甫先生年譜》記載咸豐七年，英法聯軍攻破廣州城，英軍占據越秀山，學海堂、文瀾閣皆燬，陳澧曾避居於此，有〈避夷寇寓橫沙作〉詩云：「颯颯西風暑氣清，匡床酒醒夜三更，高梧碎竹圓荷葉，供得先生聽雨聲。」詩意呈現出荒涼寂寥的心境，聯想到陳澧當時在奔波避難的路上，所見必定是煙塵瀰漫，滿目瘡痍，老弱婦孺牽衣頓足哭號，爭先恐後的慌張心情。

過不久，公路醒目的路標顯示已經進入了新會市。街容景象，已與九年前的印象大不相同了。猶憶一九九五年金秋十月，首次到茶坑村梁啟超故居，與我素未謀面的陳占標先生，僅是先前若干信件往來，以古稀之年、視力又不佳的情況下，持著手電筒，拖著蹣跚步履，居然義務堅持陪我全程新會之旅。後來才知道，廣東地區治安不佳，經常有血光凶殺案件，歹徒洗劫旅店之事時常發生，對於陳先生的用心周到，令人既感動又敬愛。我還記得陳先生很熱情，以廣東話向新會地區文化界人士說明我研究梁啟超的情形，我即使聽不懂他們的話，但經過陳先生的介紹，能感受到他們個個很熱心接待我，連參觀的門票都不必買，幾乎把珍藏的梁啟超墨寶、印信等，毫無保留的展示，有幾件法書精品還是特別從庫房取出來讓我欣賞。結束了新會梁啟超故居之旅，新會博物館還派專車送我回廣州城，並在途中的館子招待豐盛的午餐。我想應是陳先生向他們「吹噓」了我的優點，所以有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但也使我首次見識到大陸文化界對讀書人的尊重。

曾幾何時，筆直的馬路，四通八達，汽車在上奔馳，沿路綠樹成蔭，芳草鮮美，已是繁榮興盛的景況，而各主要路口路標清楚，交通號誌也明亮新穎。遠處觸目可見公寓大樓林立，一排接著一排，與過去所見低矮的平房，真不可同日而語，怪不得幾乎無法以九年前的記憶來辨識來時路了。

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梁啟超故居」這個地方，甚至也有人連梁某人是誰都不知道。問了七、八次，才終於找到了。

梁啟超故居位於江門市新會區會城鎮茶坑村的一個小地方，是磚瓦結構的民居建築，遠眺附近的鳳山，山勢稜線高處有座「凌雲塔」，興建於明代，梁啟超少年時代即經常登臨此塔，留下不少蹤影詩句。新會「梁啟超研究會」內部非公開發行的不定期刊物《梁啟超研究》就是以此塔作為封面。在故居內客堂門楣上方高處懸

掛一塊民國四年梁氏親筆題寫的長方直式匾額「一等嘉禾章中卿銜少卿司法總長參政院參政」，耀眼醒目，令人想起他一生政治生涯起落的遭遇，與個人在學術文化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卓越成就，適成一強烈的對比。今日吾人再展讀他的文章，那股凜凜猶生的氣勢，表現大丈夫「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是多麼令人動容心折！

「怡堂書室」古樸雅致，簡單素淨，乃梁啟超曾祖父所建。正堂是梁啟超父親梁寶瑛教學的場所，也是梁氏少年讀書處。南面耳房是清光緒二十一（1895）年梁啟超赴京考試落第回來居住的地方，第二年在此生下長女梁思順。北面耳房是梁寶瑛教學休息的地方。踩在橘紅色地磚，摩挲古舊的桌椅，仔細審視梁啟超曾用過的印信與筆硯，腦海中盡是他信筆揮灑、震古鑠今的名篇。我想一個人的文字魅力至此，其生命力是可以永垂千秋的。

在故居與書室之間，原先是空地，一九九三年建成迴廊，陳列梁啟超各個時期的放大照片。我還記得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來此參觀時，有一尊梁氏半身白玉石像。如今所見的故居，裝修闢成「梁啟超故居紀念館」，範圍更加擴大，不僅是原有的堂構建築原址保留，又在鄰近新建了二層樓高的紀念館，也在館外增設園林水池景觀，於二〇〇一年開放展覽。水池中優游肥碩的鯉魚，見有人接近，紛紛游向乞食，張口浮出水面，可惜我們不是來餵魚，只是駐足看看幾眼而已。在紀念館外與故居之間的空地，立有一尊梁氏站立塑像，身著西服領帶，英姿颯爽，其左手緊握文稿，右手撥衣插腰，表情似極嚴肅，緊抿雙唇，眼神若有所思地望向一方，表現憂國憂民的神態。他的文筆極好，感情豐富，才華蓋世，以其文章表現出的純潔愛國情操，不知有多少人因而感動落淚。我會去研究梁啟超，就是受到他的文字魔力所驅使的。

「梁啟超故居紀念館」給人最特別的印象是一樓放映室，大約是八、九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間，可容納五十餘人觀看。服務員說有長達二十二分鐘的影片介紹，把梁啟超一生的事蹟呈現出來。這是九年前無法想像的事。買門票入場時，正播放著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療疾的病歷資料，畫面上出現了醫生翻閱病歷的情形。病歷資料能保存七十餘年之久，的確不容易。

紀念館一樓有新會市人民政府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安立的〈梁啟超紀念館碑記〉，以黑色大理石鑄刻，大體將梁氏一生的歷史地位作了客觀評價，同時也將紀念館落成始末，扼要說明。今將全文抄錄於此：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新會市會城鎮茶坑人，為我國近現代傑出之思想家、改革家、文學家，一生致力於救國活動，倡導變革，開一代先河，並以大量詩文弘揚愛國主義，為國內外學者、志士仁人學習與景仰。一九九五年，江門市、新會市定其故居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九九六年，國務院核定其故居為第四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今為學習、繼承梁啟超之愛國思想及創新精神，新會市人民政府於二〇〇〇年在梁啟超故居側興建梁啟超紀念館，由著名之廣州莫伯治建築師事務所設計，館外設置園林景觀，館內展覽廳寬敞明亮，以大量圖片、實物陳列梁氏一生之事跡。承蒙港商、我市榮譽市民譚永康捐資，紀念館得以建成。現謹勒石銘記。

位於紀念館二樓的展覽室，則具體介紹梁氏一生的經歷，分為「早年歲月」、「倡導變法」、「海外奮戰」、「政壇浮沉」、「文教興國」、「名垂青史」、「滿門俊彥」七大部分，有圖片與文字說明，資料整理得井然有序，與我們過去讀歷史教科書的印象差不多。就展示的內容看來，對於普及歷史知識與社會教育而言，應該算是很夠水準了，可是作為研究者的要求看來，「滿門俊彥」只有提到梁啟超的後代子孫成就，他的學生輩的學術成就如何以及影響力如何，並沒有反映。其次，梁啟超曾經接受臺灣士紳林獻堂先生的邀請，在宣統三年(1911)二月由日本坐船到臺灣訪問，當時臺灣仍受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梁的訪問鼓舞了臺人的民族意識，是當時一件大事，日本總督也頗為關注，曾派人暗中監視。可是展覽室受限分類的制約，竟把這件事給遺漏了。林慶彰、陳仕華主編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灣》內有一篇文章專門談這件事的經過，很值得一讀²。展覽室內有數個玻璃櫃收藏梁啟超著作的各種版本以及各地研究梁啟超的專著，使人立即有深刻的印象，這可以看出主事者的用心。但最大的一個缺失，是僅侷限於大陸內地的研究，臺灣與歐美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則沒有任何介紹。本來將學者研究成果以醒目方式陳列展示，這是很好的做法，可以反映梁啟超受到世界重視的程度，但因海外的資料付諸闕如，反倒成了美中不足的缺點。希望下回來時有所改善。

學術文化遺址有時候是在意外中發現的，因而令人有「驚艷」的喜悅。原先安

² 詳見邱白麗〈梁啟超在臺灣〉一文，收在林慶彰、陳仕華主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灣》（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年），頁49-96。

排的行程並沒有打算參訪「陳白沙紀念館」，只因從梁啟超故居回到廣州市區的路途，正好瞥見路旁巨大的牌坊，於是臨時決定下車參觀。

陳獻章 (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明宣德三年 (1428) 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廣東新會縣都會鄉，幼年舉家遷往江門白沙鄉，後世尊稱白沙先生，卒於明弘治十三年 (1500)，享年七十三歲。明萬曆十三年 (1585) 詔命從祀孔廟，為廣東省絕無僅有之榮寵，故有「嶺南一人」之稱譽。

今位於江門市西區大道仁賢里，大型的門樓牌坊「陳白沙紀念館」係由香港臺山商會捐建，全館占地遼闊，面積有一萬八千平方米，以明代建築陳白沙祠為中心，由前院、古祠、故里遺蹟、小廬山花園等部分所組成。入門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陳白沙先生的直立石像，左手自然下垂，略為後擺，右手捋鬚，觀視前方，頷首微笑，慈眉善目，儀態飄逸自然。下有門人湛若水在明正德辛巳年 (1521) 所題「千秋仰止」行書四字，清乾隆乙卯年 (1795) 重修，筆勢蒼勁有力，神韻非凡，與石像映輝有致。

沿著中軸線直行，好大的貞節牌坊聳立在前，上書「貞節」二字大匾額，經過牌坊，內有「春陽堂」與「貞節堂」。

「春陽堂」原為白沙先生讀書處。先生於二十七歲受學於江西吳與弼先生，比歸白沙，則絕意科舉仕進，在小廬山下築春陽臺，習靜十載，追求自得之學，捨繁求約，創立江門學派，提倡以自然為宗。萬曆二年 (1574) 詔建白沙家祠，萬曆十二年 (1584) 祠成，將首進命名為「春陽堂」，作為接待賓客之用。白沙先生母親林氏，年二十四而孀居，其貞潔美德，名傳內外。成化十三年 (1477) 詔旌其門，建貞節牌坊。萬曆十二年建白沙祠，將第二進命名「貞節堂」，存其舊刻也。「貞節堂」匾額係白沙先生恩師吳與弼先生題。

在周遭空隙地另有白沙碑刻題字，保存完好，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

再向前直行，有陳白沙祠。正廳「崇正堂」供桌上供奉白沙先生坐姿彩瓷一尊，紅袍烏帽，儀態安詳，鬚眉黑亮，目光炯炯有神。前正中奉祀著「明徵授翰林院檢討理學從祀文廟諱獻章謚文恭石齋陳公位」牌位，左右兩邊分別奉祀「明儒文恭公元配張氏夫人位」、「明儒文恭公繼配羅氏夫人位」牌位，莊嚴肅穆，令人油然而興起崇敬之心。

順著中軸線前進，有兩層樓高的「碧玉樓」。「碧玉樓」外觀為灰色土磚，古雅素樸，內部則純然木構，有木製桌椅、茶几、櫥櫃等擺設，正堂兩側各有木梯登

升二樓，直達廳室，外有小陽臺可供遠眺。環境清幽寧靜，大熱天室內沒有任何電風扇等空調設施，卻能感受到一股涼意，是靜心養性的好場所。該樓原為白沙先生居住與奉養母親之所，相傳白沙先生有碧玉一方，失而復得，特建此樓收藏其美玉，故名「碧玉樓」。此樓在萬曆十二年建白沙家祠時重建，保存完整至今。

紀念館最終極處是「小廬山花園」。此處係由土石堆積而成，有兩條羊腸小徑，泥土路面，蜿蜒曲折，順著山勢盤旋而行，在最高處有涼亭，其旁隙則芳草清翠，一片盎然生機，為炎炎夏日帶來一派涼意。稍望二、三十餘步不遠處，一旁有白沙先生父母墓，因無餘暇細看，只有遠遠憑弔觀望而已。

在中軸線主體建築參觀後，右側有展覽中心，左側是白沙故里，其中「陳白沙事蹟陳列館」展出有白沙先生生平事蹟、學術思想與對後世的影響、白沙書蹟等三部分，影像與文字配合，內容介紹生動，很有一看的價值。

晚上在中山大學校內康樂園餐廳晚宴，除了本團團員之外，另有饒宗頤先生高足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先生、就讀中山大學博士班的臺籍研究生黃人二先生、由北一女中借調到廣東臺商學校教學工作的臧正一先生等人。由於曾憲通先生專研古文字學，很重視大陸新出土文獻，提到文革的教育中斷，學術研究受到很大的傷害，許多著名的學術刊物被迫停刊，但是《考古》、《文物》等學報沒有中斷，逐年陸續出版，主要是有大量文物出土。當時很不解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各種教育學術活動受到極大的傷害，學校被迫停課，學者被迫下放勞改，考古事業卻極為興盛，關於考古文物的刊物居然可以不斷出版，這豈不是很矛盾的現象嗎？但我沒有細問原因。後來我看到 Simon Leys 所寫的 *Chinese Shadows*，對於這個現象有扼要的說明，即為了扭轉文化大革命予西方人只有破壞與暴力的不良印象，在文革時期發掘文物的展覽，顯示並沒有破壞文化遺產，反而更豐富了文化遺產，亦證明毛澤東思想可以與人文主義結合在一起³。這種有意扭轉世界對文革造成文化浩劫的視線，說的話是有道理的，只要觀察大陸改革開放後，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一批到中國訪問的美國學術代表團，歸返美國所寫的近百頁的考察報告書，如果把考古部分去除掉，則將沒有多少內容可看⁴。

³ 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 39.

⁴ 詳見余英時主編的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Delegation, October-November 1978*，共有六篇報告，作者與篇名分別是余英時

6月19日（參訪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蘇曼殊故居）

孫中山先生是兩岸共同尊敬的歷史人物，其故居位於中山市翠亨村，是中山先生一八九二年親自設計與主持修建的一座兩層樓房。外觀洋氣十足，內部卻是中式的擺設，具有門多窗多、迴環連通的特點。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五年間，中山先生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行醫，兼從事革命活動，以及後來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返回故鄉，均在此居住。

故居圍牆內庭院有酸子樹一株，綠葉成蔭，樹幹粗大，需三、四人方可合抱，據說係中山先生十七歲（1883年）從檀香山帶回樹種種植而成。

由於孫先生的名氣很響亮，這個距離廣州市有一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車程的小鄉村，參觀的人極為踴躍，來來往往的人潮，把此故居擠得水洩不通，必須小心翼翼地行走。以故居為主體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展覽，應是大陸最全面完整的。如果把圖片與文字一一細覽，花個半天時間是少不了的。可是我們到達現場已是十點鐘了，只能大略挑重點觀看。在大門內訪客中心詢問得知，可以填單申請免費導覽，於是請一位年輕的先生為我們介紹孫中山故居。導覽服務人員李文德先生衣著光鮮明亮，熱情又有耐性，一一向我們介紹孫先生的種種事蹟，也竭盡所能地回答提問。大陸對這種涉外人員素質要求的標準很高，表現稱職得體，令人刮目相看。

參觀完故居後，接著再進入「孫中山紀念館」。這是一座白壁藍瓦的現代建築，兼具古典之美，外觀高大厚實，顯得莊嚴肅穆，具有相當的規模。一樓「孫中山生平史蹟」展示，很有系統地介紹其生長環境、就學歷程、思想的形成與哲學理論、領導的革命運動等。二樓「孫中山的親屬與後裔」展示，把中山先生的親屬與後裔對其革命事業的支持，有完整的呈現。

整體而言，紀念館投注的心血與財力是相當可觀的，如展覽廳的內部設備新穎，雅潔舒適，燈光、溫度、視覺感均很令人滿意。例如其中有「觸摸銀幕處」，

的“Chines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與“Daily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Jack L. Dull 的“Talks with Han Historians”、張光直的“Archaeology”、Patricia Berger 的“Ancient Art and Modern Exhibitions”以及 John S. Major 的“Museums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在 1981 年出版。

可以聆聽孫中山、宋慶齡當時為號召群眾的演講錄音，並配以影片，音調簡潔有力，洋溢熱情，予人印象深刻。又如一旁的視聽設備，放置播放紀錄影片的小電視多臺，隔成許多獨立的小空間，並備有舒服沙發座位，可以讓參觀者自由選擇使用。看到很多年輕人專注欣賞影片的神態，真是發揮很好的教育效果。

如果有可以商榷處，即是「革命與保皇的論戰」單元陳列了當時革命黨報刊的刊頭書影，但只有革命黨一方的資料，如能把以梁啟超為主要對手的保皇黨報刊的刊頭書影也列出，則更能夠顯示當時完整的歷史。孫中山先生終其一生有過兩次婚姻的紀錄，另有三位紅粉知己⁵，而影像只顯示了盧慕貞、陳粹芬、宋慶齡三人，另外兩人則連名字都未列出。本來歷史人物活動的介紹，應合乎歷史真相，任何「為賢者諱」的做法，只會使有血肉有情感的人物陷入團團迷霧之中，並不是現代人應有的態度。

比較嚴重的問題，出現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與當時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的合影照片，是一張動過手腳的「變造照片」。本來照片中有四人，孫中山坐在藤椅上，後面中立者為蔣介石，左方站立者為何應欽，右方站立者為王柏齡。可是，不知道何故，左方的何應欽，右方的王柏齡，統統消失了，只剩下孫與蔣兩人的合照，自然使人有蔣介石是當時孫中山唯一心腹的戲劇效果。大陸改革開放超過二十年了，和國際學術交流與時俱進，趨於頻仍，這張「變造照片」，李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所寫的文章〈國民黨與變造照片〉首度批露，後來收在《國民黨研究》一書內⁶。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展覽，應該有其專業的權威性，對海外研究成果的隔閡竟是如此，不管怎麼樣，總是說不過去的。

在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從事檔案管理與研究超過二十五年的余齊昭女士，

⁵ 孫中山先生在十九歲時，由父母安排與盧慕貞結婚。1915年10月25日，與宋慶齡在日本結婚。而另外有關係較為親密的伴侶，則為陳粹芬、日本人淺田春與大月董。見余齊昭〈孫中山的婚姻〉一文，收在氏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頁325-346。

⁶ 李敖：《國民黨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頁45-60。無獨有偶，共產黨「變造照片」伎倆並不讓國民黨專美於前，1958年5月毛澤東與革命將領彭真合影共同鋤土的鏡頭，顯示兩人彼此同心一致的形象，但在1966年彭真失勢之後，為了避免困窘，彭真的身影被動手腳消失了，於是出現了只有毛澤東單獨一人鋤土的畫面。見Jonathan D. Spence & Ann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6), p. 186.

寫出了〈喬義生與孫中山、康德黎合影照片質疑〉、〈孫中山同家人合影的時間與人物考〉、〈孫中山在上海黃公館合影人物辨〉、〈孫中山與梅屋庄吉合影質疑〉、〈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東京所攝照片質疑〉、〈孫中山與廖仲凱合影質疑〉、〈孫中山與陳炯明合影質疑〉、〈孫中山在永豐艦上合影辨〉等精采的文章⁷，能夠「於細微處見功夫」⁸，是大陸對孫中山生平事蹟圖片最有研究的名家之一，但對於這張放在孫中山紀念館中的「變造照片」，竟然也是毫無反應，這不是很奇怪嗎？

被陳獨秀稱譽「曼殊善畫工虛寫」⁹的蘇曼殊(1884-1918)，一生只活了三十五歲，卻有多采多姿的豐富人生經歷¹⁰。蘇曼殊原名蘇戡，字子穀，後改名玄瑛，廣東省中山縣人，清光緒十年(1884)九月二十八日出生於日本橫濱，父親為中國人，母親為日本人，所以他是個混血兒。

蘇曼殊早年與革命黨人章太炎、陳獨秀、劉師培、陳少白、宋教仁、汪精衛等有密切往來。後又加入南社，擔任《太平洋》報刊主筆。儘管他才華洋溢，在文學、繪畫、書法等方面有過人的表現，而他的靈魂深處卻無法安定，一生過著漂泊流浪的生活，南遊足跡遠達暹羅、越南、錫蘭，曾在長沙、蕪湖、南京、安慶與南洋爪哇等地任教，但均未久留。

有名的小說創作《斷鴻零雁記》文筆優美，淒咽動人，其中寫宗教與愛情的衝突處，尤為纏綿盡致，有日、英、德文譯本，另有根據小說改編為話劇與電影劇本等，頗受讀者歡迎，享譽中外。「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幾度橋」，這是蘇曼殊一九〇八年重返日本時所吟詠的七絕，不乏身世淒涼感慨，其詩作大略如此。

蘇曼殊故居，位居珠海市一處偏僻的陋巷內，環境有點雜亂，在馬路旁雖立有「蘇曼殊故居」顯眼牌子，卻是費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參訪。先是問了路人（已記不得多少次了，這回廣東學者遺蹟考察幾乎每一站都是到處問人），找到了蘇曼殊故

⁷ 俱見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

⁸ 「於細微處見功夫」，這是張磊為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所寫代序的短文篇名。

⁹ 這是陳獨秀〈存歿六首〉詩第六首的句子，原件現存臺灣大學圖書館。

¹⁰ 蘇曼殊的研究，以柳亞子、柳無忌、羅孝高三人最具系統，成績也最好；關於蘇曼殊的傳記，有劉心皇：《蘇曼殊大師新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陳星：《孤雲野鶴：蘇曼殊》（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5年）等。

居，其門牌為「珠海市前山瀝溪蘇家巷百樂街二十一號」，但大門深鎖，門環有鏽斑痕跡，看得出許久乏人問津。打聽附近住戶人家，也大多不甚了了，有人建議我們直接去找村長，因為他負責管理「蘇曼殊故居」的大門鑰匙。

好不容易找到村長辦公室，但因星期六不上班，所以無法聯絡上村長。由於頂著驕陽費盡了一番工夫才找到，就此放棄實不甘心。後來從鄰近住家問到村長的電話，通話後，村長以為我們只是一般觀光客，不太搭理；盧鳴東教授再以廣東話說了半天，似乎也沒有起作用；陳致教授也費了唇舌說明，仍然不得要領。後來經我言明是學術研究單位，絕非一般泛泛走馬看花的遊客云云，也許是我誠心感動了村長，使他改變了態度，立即很有禮貌地答應為我們開門解說。

據村長簡康樂先生告訴我們，原先通往蘇曼殊故居的小路都是黃泥土地面，根本無人知曉。一九八三年由日本人捐了三十多萬人民幣修路，鋪成現在的水泥地，也花了一點錢把房子粉刷成現在的樣子，才漸漸有人知道來探訪。現址「蘇曼殊故居」係由其祖父蘇瑞文建，土木結構，青磚平房一間，一九八六年公布為珠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內有各種蘇曼殊資料照片展示，如年輕著西服照、水墨畫遺墨、孫文題「曼殊遺墨」、初版哀情小說《斷鴻零雁記》書影、蘇曼殊手札等，其中有長方形表格一紙，寫著「南社入社書 元年四月五日」，因印象深刻，抄錄內容如下：

姓名 釋曼殊
年歲 二十九
籍貫 廣東香山
居址 日本逗子櫻山村
通訊處 太平洋柳亞盧轉
介紹人 柳亞盧

查了資料，柳亞盧即是柳亞子¹¹，當時辦了《太平洋》報，所以原先不解的「通訊處」欄就很容易理解了。可惜這些書畫照片、影像都沒有註明來源，如欲找尋原件，卻有無從著手之憾！因未標明出處，而且數量不少，停留時間有限，不免有點

¹¹ 據柳無忌云，柳亞子早在年輕時即嚮往達爾文的「天演」學說、盧梭天賦人權的「民約」論、斯賓塞的男女平權主張，他本來譜名慰高，號安如，更名為亞盧（亞洲的盧梭），後改作亞子，為他統一的名號。見柳無忌：《從磨劍室到燕子龕——紀念南社兩大詩人蘇曼殊與柳亞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頁51。

心急，不知如何是好？問簡村長牆上懸掛照片來自何處？回答僅是有很多收藏在日本，其餘一概不知。我只好請同行盧鳴東先生與廖秋滿小姐多利用相機拍照，再沖洗試試能否「記錄」一些資料。

慶幸地，我所擔心的問題，回到臺北後，一掃而空。原來我在文哲所圖書館找到秦賢次先生贈送的兩本「非賣品」書刊，一本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珠海市委員會編成的《蘇曼殊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專刊》小冊子，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由此書我得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珠海市曾舉辦「愛國詩人蘇曼殊誕生一百週年報告會」，會後即編成這本小冊子。另一本最有價值的書，係由鄭宗樑代編羅孝明的遺著《曼殊大師傳補遺》，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在香港出版。憑我腦海記憶所及，在「蘇曼殊故居」所見的圖片，這本書大多都有，也許簡村長所言「很多收藏在日本」，這本書可以說明，因此有必要介紹這本坊間不易看到的「非賣品」。

此書的緣起，值得細說。羅孝高因與曼殊上人同為日本橫濱大同學校校友，在日本多年蒐集蘇曼殊資料，本有意編纂成書，不料病故，遺志由鄭宗樑續成。《曼殊大師傳補遺》作者羅孝明(1902-1973)係廣東高要人，出生於日本橫濱市山下町中華街，後入橫濱大同學校、廣州市河南嶺南中學、早稻田大學就讀，擔任留日中華聖公會附設英語夜學校義務助教、留日中華聖公會禮拜堂副司庫。因公餘之暇讀了柳亞子所編《蘇曼殊全集》，發現對其身世有不實之誤，因此專心蒐羅文獻，把當時所能見及的蘇曼殊資料，一概細心批閱，並向有關學者名流請教，如與謝扶雅、陳榮捷、陳受頤、鄭宗榮、柳無忌、沈燕謀、飯塚朗、高伯雨、居浩然、蘇惠珊、張世昌、陳國權等人通信或面談，其中涉及蘇曼殊的資料均編入本書。

為了蒐集蘇曼殊的墨寶、詩集、畫譜、照片、著作等，羅孝高不惜長途跋涉，奔波於日本關東、關西，還親自請求各圖書館館長特許同意，將東京圖書館、京都圖書館、大阪圖書館等有關蘇曼殊的資料攝影集中保存。這項工作前後累積達二十餘年的光陰。

日本人對蘇曼殊的作品高度重視，其小說《斷鴻零雁記》曾經由北海道大學飯塚朗教授翻譯為日文。關於曼殊是否為時代壓迫下而自斷其生命的悲觀論調？羅氏以為非也。其理由是曼殊臨死前數日，居浩然將夢事告知，他甚為愉悅，可證絕無自殺意圖¹²。羅氏又以為曼殊早年曾對出身血統煩惱，惟壯年已看化，始終以河合

¹² 羅孝明遺著、鄭宗樑代編：《曼殊大師傳補遺》（香港承印，非賣品，1975年），頁15。

氏為母，似無血統之煩悶牽累¹³。

我們在探訪「蘇曼殊故居」的同時，都感到周遭環境極雜亂。附近有個「蘇曼殊公園」，在香港洲區前山鎮體育活動中心旁。有銅像被好事者胡亂塗鴉，漆液白斑處處，不忍卒睹！銅像座基鐫刻娟秀題字，那是出自黃河清的手筆，恭錄三首曼殊的詩，依序分別是〈無題〉詩「一曲凌波去，紅蓮禮白蓮，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華朝〉詩「江頭青放柳千條，知有東風送畫橈，但喜二分春色到，百花生日是今朝」、〈吳門依易生韻〉¹⁴詩「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這三首詩意境超塵絕俗，文字優美典雅，抄錄於此，供文學愛好者一賞。

6月20日（參訪康有為故居、朱九江紀念堂、屈大均墓）

康有為故居位於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蘇村，原名「延香老屋」，是一間一廳、兩房、兩廊的青磚鑊耳屋，面積約有八十一平方米。據載，「延香老屋」始建於清朝中葉，至康有為時，康家在此已住了五代，因此康氏稱之為「百年舊宅」。

在大廳正堂上，有康有為立姿瓷像一尊，帶有藍色的明亮光澤，莊嚴肅穆，栩栩如生，導覽小姐告知是由佛山地區最有名的陶瓷大師劉澤綿先生製作的，因為僅燒製此一件作品，珍貴非常。大廳牆壁則掛著康有為與家人的生活照片，儘管歲月已久，仍透射出奕奕神采。

真正對康有為有詳細介紹者，是另外一側新建的「康有為紀念館」，闢有展覽室說明其生平史蹟。展室共分四個部分：第一是「康有為的青少年」，包括童年生活、探求救國之路；第二是「康有為的早期維新活動」，包括布衣上書、萬木草堂講學、公車上書、組織學會與發行報刊；第三是「維新運動高漲與百日維新」，包括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維新運動高漲、百日維新；第四是「戊戌喋血與海外生涯」，包括頑固派發動政變、海外生涯與晚年生活。這四個部分把康氏一生的重要事蹟，勾勒出一個完整輪廓，不僅解說詳細，內容也很生動。整體而言，文字說明與圖片配合對照，資料詳盡完整，加以導覽小姐熱忱而清晰的介紹，可說是相當

¹³ 同前註。

¹⁴ 易生，即沈燕謀。不過依柳無忌的說法，「據沈燕謀自己所講，他沒有在吳門寫過詩，當朋友們根據曼殊所說，向他索詩時，弄得他奇窘」（頁110）。這段公案詳情如何，非短時間所能知曉，姑記於此，待考。

令人滿意。

在故居外有「康氏宗祠」。另有重建「澹如樓」，氣派新穎，據說是康有為幼年讀書處。因非原來的風貌，且接近正午，強烈陽光灼人肌膚，熱風薰來，又令人昏昏欲睡，一行人都沒有興致上樓觀看。

倒是在附近的廣場上，猶存古樸石碑，係一對石旗竿夾。原是康有為中進士後所立，本插立有高十餘米木旗竿，鐫刻文字仍清晰可判讀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會試中式第五名貢士保和殿殿試二甲第四十六名賜進士出身朝考二等欽點工部主事臣康有為恭承」。如今旗竿已毀，徒留石夾訴說歷史的滄桑！

午膳後，按照原定的行程，尋訪「朱九江紀念堂」。「朱九江紀念堂」設立於南海九江中學校內，是一棟獨立宏偉、紅牆綠瓦建築物，外觀古色古香，美輪美奐。根據資料記載，紀念堂占地有一千五百餘平方米，樓高三層，一樓為九江中學集會場所，可為室內體育活動空間，由外圍階梯可登二樓禮堂，內奉祀朱九江先生，三樓為文物館，舉凡有關九江鎮文獻與朱九江先生及其弟子、再傳弟子遺稿出版物及影印資料，均收藏於館內，供人參觀¹⁵。

朱九江先生逝世後，門人於光緒二十年在鄉集資建「朱先生祠」（鄉人但稱「先生祠」）紀念，門人何炳堃撰有碑文，日軍侵九江，祠堂被拆毀。一九三二年春，九江中學創立，曾出版特刊，強調繼承先生興學遺意，是年秋天建有紀念碑，後經戰亂，又遭焚毀。一九八六年七月，重建紀念碑。九江中學成立後，一九三三年七月由旅美三藩市南海九江慈善公會贊助，捐建紀念堂一座，於一九三六年十月落成，該校校長黃漢鏞撰有〈朱九江先生紀念堂文〉，指出朱氏德行、政事、經術、文學四端，以勉勵諸生。經過歲月的變遷，原有紀念堂已殘破，再由香港企業家潘新安先生組成重建委員會，首捐鉅資以為倡，並奔走規劃，一九九五年四月堂構新成，乃為今日所見規模¹⁶。

我們抵達九江中學校內，正好是午休時間，在等待之餘，隨意觀覽校內設施。看到了「學校收費公示牌」，二〇〇三一二〇〇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普通生每學期一二四〇元、住宿費每學期二百五十元、體檢費每學期十二元，我默默算了

¹⁵ 《朱九江先生紀念堂重建落成剪綵特刊》（朱九江先生紀念堂重建委員會出版，1995年），頁11。此書由盧鳴東先生由香港尋得，特影印一份供本所經學研究室收藏，在此謹表謝意。

¹⁶ 同前註，頁14-15。

一下，一年兩學期的學雜費共需三千元人民幣，以當地的生活水準算來，一個家庭有個小孩唸書，如果把交通費、伙食費、補習開銷等算在內，將是一筆不便宜的負擔。

走上數十階的梯子，進到紀念堂二樓的正廳，朱九江先生半身銅像一尊，非常顯目地矗立在眼前。兩旁各立二座木製屏風，右側兩屏分書合讀為「禮山遺教四行，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乙亥夏高信普書」，左側兩屏分書合讀為「禮山遺教五學，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乙亥夏高信普書」。登上三樓文物館，有一、二十個玻璃櫃展示朱九江先生及其弟子、再傳弟子遺稿影印資料等，布置雅潔，清靜明朗，整齊有序。玻璃書櫃有不少文獻資料可供閱讀，我們特別商請同意，借了四種資料：《朱九江先生講學記》（由門人簡朝亮撰，再傳弟子張啟煌注，後學關殊鈔補）、《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朱九江先生百五十年誕辰紀念特刊》、《朱九江先生一百六十年誕辰紀念特刊》，由蔡長林先生冒著三伏天的烈陽，出外影印。

比較重要而成系統的資料是《何曼庵叢書十四種》，署名番禺何子忠曼庵甫輯。現將目錄依序抄錄如次：《廣東名畫第一種》、《蒹葭樓墨跡第二種》、《秋齋章草第三種》、《心經墨跡第四種》、《頤巢論學手札第五種》、《禮山草堂緒餘第六種》、《東塾緒餘第七種》、《東塾緒餘續編第八種》、《東官三家書畫第九種》、《節庵先生書翰第十種》、《朱陳詞翰第十一種》、《易大厰書畫金石第十二種》、《康南海先生墨跡第十三種》、《海綃樓詞稿第十四種》，這套叢書有很多對聯、手札原件影印的資料，大多是首次見到，在今流傳文集中沒有收錄，其價值不言可喻。

有些地方上的文獻是由同鄉會出資印刷，未必是正式申請書號的出版品，圖書館目錄也不一定可以檢索得到，甚至有的圖書館根本沒有收藏，如上述的《何曼庵叢書十四種》在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就沒有入藏。我們對於這類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資料，很注意蒐集，所以每一次出外，常有豐富的意外收穫。歸來往往為辛苦得來的資料，在閱讀、研究之中，增加一種親切感與回憶，這種喜悅，可以說是研究之餘的另一大快樂¹⁷！

¹⁷ 這是當天很晚才回到中山大學校內，學校餐飲已過了服務時間，找了校外附近一家火鍋店吃晚餐，對今天辛苦奔跑了一天，在烈日下趕路尋訪遺址，又遭受暴雨淋了一身落湯雞模樣，但大家興致仍高昂，深覺收穫豐富，林慶彰先生有感而發的一段話。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活動結束不久，盧鳴東先生以極高效率在香港為本所影印了《何曼庵叢書十四種》其中的《禮山草堂緒餘第六種》、《東塾緒餘第七種》、《東塾緒餘續編第八種》，另有《朱九江先生紀念堂重建落成剪綵特刊》影本、《草堂詩緣》（潘新安著）、《小山草堂詩稿》（潘新安著）、《少石書室詩稿》（關殊鈔著）、《南海九江鄉志》（清順治黎梅映著、旅港南海九江商會一九九八年戊寅重刊）、《九江儒林鄉志》（清馮栻宗總纂監刻、光緒癸未十月刻本、旅港南海九江商會一九八六年丙寅重刊）。

在朱九江紀念堂文物館玻璃展示櫃內，我看到了一張朱九江墓碑的精美拓片，旁書「九江中學書畫組拓於庚午年」，在追根究柢研究的心情驅使之下，向紀念館管理員陳小姐詢問有否可能帶我們一探究竟。這個提議帶來了烈日下揮汗尋訪朱九江墓的旅程。司機開車離開九江中學，不久來到了一個社區的籃球場，旁邊是一片荒煙蔓草的山麓。根據陳小姐指引，朱九江墓就在右上方的位置。由於小山崗雜草叢生，無任何標示，看得出來已長久沒有人整理。眾人披荊斬棘，曲身彎腰，攀登前行，推幹移枝，芒草刺膚，無風，尤顯得蒸熱異常。冷不防，一腳被草叢堆內的坑洞絆了一跤，披草定睛注視，細讀倒仆埋沒草間的殘碑斷碣，才知此地是明代的墓葬群，坑洞極可能是盜墓者所挖開！在熾熱驕陽曝曬下，找到了朱九江墓碑，祭臺座上仍見祭品痕跡，可見先生依然受後人尊重。

墓碑正中央書有「皇清賜同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賞給五品卿銜、前署山西襄陵知縣、在籍疊奉特旨召用、子襄朱先生墓」，左側上方書有「先生原籍西樵右鳳翼岡，越七載而黃宜人考終，哲嗣來卿奉柩合葬，時未改題，既而來卿早世，茲為水齋，遷附祖塋，仍合葬焉。原表石暫仍厥舊，改題有待，敬紀原委。光緒丙午六月謹識」。墓碑右上方書「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孟春」，表明安葬時序，左下方由內而外依次書「門人梁耀樞拜題」、「孤子之絨泣血立石」。

今知朱九江先生逝世於光緒七年冬十二月十九日¹⁸，這座墓碑說明鐫刻了兩次之事實，朱先生葬於光緒八年孟春，原先應是墓碑正中央書「皇清賜同進士出身……子襄朱先生墓」，七年後，即光緒十四年，夫人黃宜人壽終，先生哲嗣來卿為之合葬而未改題碑文，來卿逝後，「原表石暫仍厥舊，改題有待」，由此可知，此座墓碑左側上方碑文乃遷葬祖塋後，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月補筆鐫刻。

¹⁸ 據《朱九江先生年譜》云。

趁天色尚有餘暉，趨車訪屈大均墓。沒有路標，又不熟悉路況。總共問了路人十三次，中途還差點走錯方向，幸好及時發現，把車調轉。晚上七時二十三分找到了位於新造鎮思賢路旁的屈大均墓牌樓，時暮色低垂，晚霞迷人。突然間，天色晦暗，伸手不見五指，刮起一陣強風後，電光炫目，轟雷盈耳，雨勢滂沱而洩，眾人奔跑在墓道途中，盧鳴東與蔡長林搶先找到屈大均墓，拍照墓碑，無奈雨勢依舊，沒有停止的跡象，急忙擁向「思賢亭」下避雨。林先生當機立斷，命大家趕緊回到車內，以免雷電擊身，發生意外。一路上經歷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大雨挾著大風，始終沒有停歇過，在夜色中急駛行進。回到中山大學已是九點多了。

有石碑鐫刻〈思賢亭記〉一文，對於我們了解屈大均墓甚有參考價值，由蔣秋華先生拍照下來，非常清晰，抄錄如下：

今歲丙寅之五月十六日為屈翁山先生忌辰二百九十周年祭，先生道德文章彪炳一代，而身後遺文橫遭禁燬，且禍及後嗣，故其墓地亦不封不樹。自雍正間文字獄興，世復諱言之。民國十八年，始由陳樾詣番禺思賢鄉寶珠峰，訪得其塋墓故址，為之重修墓道，復築八泉亭于齋禮門外，吳道鎔撰碑文記其事，距今又五十七年矣。今由番禺縣人民政府撥款葺治墳墓，并于墓門南百餘武處造思賢亭，重摹翁山先生遺像，置于亭中，以志景仰云。

公元一九八六年五月番禺縣人民政府立石

6月21日（參訪廣雅書院、萬木草堂、孫中山文獻館，與中山大學哲學所教授座談）

廣雅書院由張之洞所創設，歷任的山長為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鄧蓉鏡，民國元年十月改制為省立一中，首任校長黃節，第十六任校長為梁漱溟，一九二八年改為廣東實驗中學，一九三五年改稱廣東省立廣雅中學，現在已成為廣東省有名的重點中學¹⁹。

上午八時一刻出發，經過四十分鐘車程，到了廣雅中學大門口。看到大長紅布條掛起「廣州市高中階段學校招生考試」字樣，有許多穿制服的學生在門口一旁聚集，導師整完隊後，一一點名，發准考證，再依班次由大門入場。本來這天為維持

¹⁹ 根據龍國華先生贈送我們《廣雅文化時雨春成——廣東廣雅中學建校 115 周年紀念 1888-2003》特刊資料，頁 20-26 記載。

考試秩序，校警說管制校園，不准外人參觀。我們言明是學術考察單位，可以配合校方的規定，不影響校園考試的安寧。經過約半小時的聯絡、磋商，由廣雅中學化學科教師李勇先生帶領我們到山長樓（現為廣雅中學的行政辦公室），由校長辦公室主任龍國華先生接待。

隨後龍先生與李老師帶我們參觀校內保存的廣雅書院遺物。首先是「山長樓」，係廣雅書院舊址，上有梁漱溟題字「務本求實」，現已成為廣雅中學的校訓。在走廊牆上有〈創建廣雅書院奉摺〉碑，是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具奏，首行云「奉為創建兩廣諸生合課書院以礪士品而儲人才恭摺」。又有〈廣雅書院學規〉碑、〈請頒御書扁額摺〉碑等，均在外用一層透明塑膠片掩蓋保護，我們立即為其保存完好所吸引。

接著走過運動場，有「西齋」石碑立在泥土地上。來到梁鼎芬書「拙齋」小石碑處，在不遠又有一塊大石碑「程子四箴」，上方有一涼亭遮掩風吹日曬，保存非常完好。可以看出校方花很多心血維護，使之成為校園景觀的一部分。

走到校園的盡頭，一路上感受今古人事變遷，不是斷代零星的拼湊，而是歷史生命的延續。那兒留下古牆一段，約有二米高，十餘米長，龍先生特別指出一片瓦當上的側緣，依稀可見「廣雅」小篆二字。在走道旁邊仍堆積不少古牆磚瓦，似乎訴說著歷史的滄桑！

「校史室」係十年前所布置，把學校的歷史沿革與發展，系統而清晰的呈現，在玻璃櫥櫃內放了校長、老師的著作與學生招生的統計資料，琳瑯滿目，井然有序。龍先生說廣雅中學的師資陣容堅強，很多具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是廣東省數一數二的名校，看來是一點也不錯。

駐足「校史室」旁的「冠冕樓」，其底座基礎猶為當時原址。樓前有「百歲橋」，跨過荷塘，此刻荷花爭妍盛開，相映著田田荷葉，點染得分外好看。而暖風吹送幽幽清香，沁人心扉，令人陶然其間。

校園角落有一涼亭，係為了紀念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故命名曰「張之洞亭」。上有「最後的儒家」梁漱溟所題匾額，內書「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梁漱溟書」的字樣。龍先生指出這塊匾額是梁先生預先寫的，而梁實際上在當年十月即病逝了，因此不注意的人是無法知道這段插曲。對於龍先生豐富的人文素養與認真誠懇的解說，我們深感收穫良多，也留下美好的印象。

返回大門方向的校園小路上，經過了孔子、司馬遷、祖沖之的石雕像，問學校

有多少歷史人物雕像，龍先生表示還有張之洞雕像已雕好，過一段時間可以移入校園內，供學生瞻仰。由於龍先生口才流利，謙和有禮，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來訪，表示榮幸與歡迎，竭盡所能為我們介紹廣雅中學的概況。此次雖沒有逛完整個校區，但看過校內幾個重要景點，對於廣雅中學能夠有如此優美校園，並有歷史文物傳承，給予我的感想是：對於一所中學，除了有新穎的設備、優良的師資之外，能把歷史上的文化遺址結合在一起，學生的可塑性極強，在此環境耳濡目染之下，必定可以陶冶健全的身心，也能夠孕育恢弘的氣度。

龍先生也很客氣向我們表示抱歉，告知今天為廣州地區中學英語口試，設有警戒線，不能在校內走太遠的範圍。我們對他在百忙中特別抽出時間奉陪，並有如此清楚詳盡的介紹，致上深刻的謝意！

「萬木草堂」位於車水馬龍市區中的一條狹窄巷道內。踏著石板路面，走進深邃巷道，一戶又一戶人家挨著，不時有人擦肩而過，可以感受到旺盛的人丁與活力。如沒有人帶領，恐怕路過而不知。門牌現址為「長興里三號」。「邱氏書室」木匾仍在。

「萬木草堂」只有建築外觀，地方狹窄，並不顯眼，隱藏在深巷民宅一角落。只見其外獨立門戶一道，內則鐵皮大門深鎖，外人無法入內，四周則為普通民居住家。除了長方形掛牌「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萬木草堂，廣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公布」，沒有任何詳細說明，如此而已。

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私人書院，如此寒愴不堪，所謂「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云云，真是有名無實，虛有其表。與廣雅中學的用心保護廣雅書院遺物，並有詳細圖文介紹相較，真有天淵之別。楊晉龍教授在二〇〇一年六月發表的〈世紀之交廣東學術考察記〉長文²⁰，對此現象曾有所批評，想不到三年後依然如此！甚盼主事者能好好在文化內涵的介紹，多下一點工夫，不要辜負先人留下珍貴的遺產。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位於文德路的分館——孫中山文獻館，由地方文獻部主任倪俊明及特藏部主任林子雄先生接待我們。該館內部古色古香，寧靜舒適，是熱鬧市區中的桃花源。根據資料，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創建於一九一二年，前身為明代的南園，後為清代廣雅書局藏書樓，其中的「抗風軒」為孫中山先生早年革命活動

²⁰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1卷第2期（2001年6月）。

的秘密據點。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以珍藏豐富的地方文獻為特色，目前累計有九萬多種，三十餘萬冊，比較重要的是廣東新舊地方志，有二六〇〇種，新舊族譜九百餘種，其中明嘉靖黃佐《廣東通志》七十卷是罕見的版本，民國《續廣東通志》是未經刊行的稿本。截至二〇〇二年底，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書共計三百八十五萬餘冊，其中普通書籍二百六十餘萬冊，線裝古籍三十八萬五千冊，外文圖書二十萬冊，中外文期刊二萬六千種三十八萬冊，中外文報紙二四〇〇種十三萬冊。館藏完全可以電腦檢索系統查詢，堪稱便捷。其中陳澧稿本多種，屬於珍本特藏，完整齊備。

在地方文獻出版方面，比較重要的是《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潮汕文獻書目》、《客家文獻書目》、《廣州文獻書目提要》、《廣州百年圖錄》等。特藏部對古籍文獻的研究出版，主要有《客家文獻綜錄》、《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中文期刊大詞典》、《道光年間廣東防務未刊文牘六種》、《廣東通志稿》、《清代粵人傳》、《崇禎東莞縣志》等。

下午三點鐘，我們在中山大學哲學系舉行座談會，由李宗桂教授主持，出席者有哲學系的李錦全、黎紅雷、張永義、潘志峰，歷史系的李緒柏、周興樑，以及廣州大學的程潮。本來預計兩小時內可以結束，沒想到發言踴躍，議題很具吸引力，超過了三個小時，氣氛仍然熱烈，欲罷不能。

6月22日（參訪史學大師陳寅恪故居、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學海堂遺址、六榕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大陸文化大革命腥風血雨噬齧時期，是少數幾個能堅持學術良知，超然獨立於政治鬥爭之上的偉大知識分子之一。隨著時光的流逝與歷史迷霧面紗的揭露，其人格光輝尤照映明亮，予後人無限的敬佩！其座落於中山大學校內的康樂園故居，是不能錯過的一個重要景點。這是一棟兩層樓的紅磚樓房，外觀古樸凝重，環境清幽，四旁枝葉扶疏，綠樹成蔭，現已改為行政辦公室，出入大門側掛有「中山大學計劃生育辦公室」。根據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記載，陳先生在中年目盲之後，中山大學為禮遇這位大師級的學者，特別在出入的走道上鋪設水泥地，並漆上白漆，以利其行走。我特別觀察這一小段白漆水泥地，聯想到他的博學竟不能全力發揮在學問研究上，寧非學者最大遺憾？繼而思及「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陳先生在

不能大顯身手的情況下，仍有高水準的傳世名著《柳如是別傳》，也足堪於其不幸之中感到一絲安慰。

在陳氏故居繞了一圈，見外圍欄杆一角立有花岡岩石牌「陳寅恪教授故居」，其下有生平略記，我執筆抄錄，擷取下半段，以為紀念：「五十年代後，東南區一號一直是陳寅恪教授的住所兼教學課室，《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名著就是在這裏完成的。屋前小路是經常散步的地方。從四十年代中期開始視力嚴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校方為他修砌這條小路，塗上白漆，方便辨識，並在房屋東側路口設了一道柵欄，以策安全。」

離開了陳寅恪先生故居，我們繼續前往參觀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參觀之後，我們接著尋訪學海堂遺址。

頗有盛名的學海堂位於粵秀山山麓下，是清代著名學者阮元督學廣東任內所設立，在近代教育、學術、文化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粵秀山現已成為廣東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粵秀公園即設在這裏。購買門票後，順著四十五度左右的斜坡爬行，不久看到了明代即有的「鎮海樓」，宏偉壯觀，站在一旁，遠處滔滔波浪洶湧，陣陣海濤依稀可見。程潮教授說沒有什麼遺物可看，我們就沒有登樓看海，但他為我們請來了服務於廣州博物館的崔志民先生。崔先生為我們解說，學海堂現在已經夷為平地，一無所有，沒有任何的遺物留下來。遺址位置大約是在現今立有「孫先生讀書治事處」碑記處。我們一直端詳四周的碎石塊與老樹，希冀找到有關學海堂的蛛絲馬跡，哪怕是半磚殘瓦也算是收穫，可惜真的什麼都沒有尋得！

另外在公園內找到了伍廷芳墓，一說墓下即是菊坡精舍的原址；另外有一種說法，現在的廣州市第二中學處，他們自稱是在學海堂、菊坡精舍原址上蓋成的。林慶彰先生說「十年前來到粵秀山，旁邊都是黑漆漆的矮房子，現在蓋了很多新樓，變化太快了，使人的記憶與心情有點趕不上」。根據《學海堂書院志》所列的學海堂、文瀾閣、觀海樓、阮公祠的位置圖，到此地竟是一無所有，歷史記憶有時僅能憑著想像力在腦海中自我構建！

為了一探究竟，我們接著拜訪鄰近的廣州市第二中學。走進大門內側，很醒目的黃澄澄石碑，書有「應元書院舊址 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由辦公室主任王濤先生接待，我們詢問有關學海堂的遺蹟等，王先生很明確地說：「菊坡精舍與應元書院可以確定在二中範圍內，但學海堂可能不在校內」。並說：「學海堂、菊坡精舍、應元書院三者相隔很近，其中學海堂與菊坡精舍僅是一牆之隔」。

六榕寺大門有眉山蘇軾題并書「六榕」二字楷體匾額。兩側門聯一對「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這是出自清代陳澧的手筆。在門口眼見廟內輕煙裊裊，很多人前來祭拜，香火鼎盛，可知名氣不小。本欲入內參觀，但見有「憑票進場」告示，又看到外牆貼有「禁止帶大香入寺」不銹鋼牌示，不由有點掃興。對於在臺灣進出寺廟習以為常的我們而言，香火愈盛愈好，從沒聽說過有「禁止帶大香入寺」的做法，也沒有寺廟須買票才能進入，因而有點「適應不良」，只好打退堂鼓，把蘇軾、陳澧的題字拍照留念。

在廣州市近郊白雲山麓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是小時候大家讀教科書共同的記憶，現在成為黃花崗公園。

走上中央道上拱形的石橋，先仰後俯，可以遠遠望見「七十二烈士之墓」豎碑，白底黑字映入眼簾，而孫文在民國十年所題「浩氣長存」四巨楷體，字跡簡潔有勁，恰如其分地表達烈士的英勇精神。章炳麟民國九年篆額「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橫列在上方排開，似訴說著千秋不朽英靈。

環繞憑弔後，移步到後方，一座巨大的石碑引起我的注意。那是〈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碑文，由鄒魯撰寫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高要張金刻石，其高有三點九二米，寬達一點八二米。主要說明辛亥革命烈士起義與埋葬忠骸的經過，有喻培倫、林文、林覺民、方聲洞等一百五十餘人殉難，由潘微達先生將收殮的七十二具遺骸瑩葬此地。碑的背面刻有「烈士就義表」，仔細閱讀，包括每位烈士的姓名、別號、籍貫、年歲、職業、如何就義、就義地點、就義日期，是廣州現存最大的青石碑刻。

6月23日（歸返）

白天各地參觀後，本該收拾行李，好好休息，預備明天返回臺灣。過了午夜十二點半，大家似乎覺得如此良宵明月，早早入眠太可惜，蔣秋華、蔡長林、陳致、盧鳴東四人到我寢室聊天，地北天南，隨興閒談，幾包花生米、山楂片、小餅乾，還有新鮮的荔枝、水蜜桃，伴佐長夜之飲，把兩瓶大麴酒飲乾，直至清晨四點才一哄而散，盡興而歸。中午看到每個人，還是一樣神采奕奕，毫無倦容。

午餐後，搭乘飛機，經由香港，返回臺北，結束了這次考察活動。